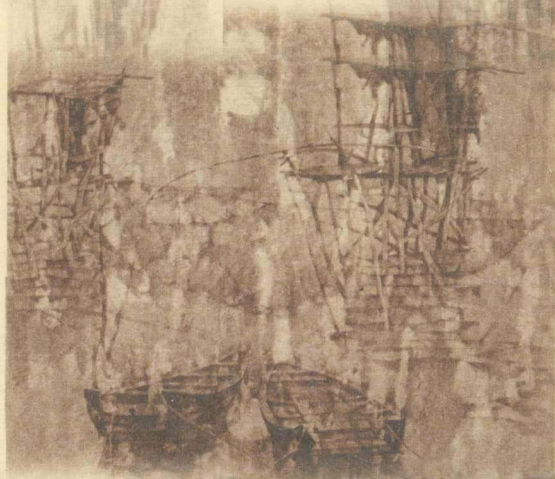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
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羨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龙 年 谈 龙

柯 灵 著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梦中说梦	(4873)
回看血泪相和流	(4878)
乡土情结	(4890)
万户捣衣声	(4896)
画意绵绵	(4902)
鉴湖魂	罗大冈(4909)
作者小传	(4909)
翠竹风骨	(4910)
鉴湖魂	(4913)
乌蓬船	(4916)
西湖之子	(4920)
观日出	(4924)
白帆片片	(4930)
海松	(4933)
淡淡一笔	(4937)
永远澄碧的天空	(4943)
苦杏树的最后一个春天	(4947)
粉蝶	(4954)
把窗子开向春天	(4957)
赤足少女	(4961)
枯草情深	(4965)
山明水秀忆童年	(4968)
老石匠的墓碑	(4974)
竹林大盗	(4982)
树上刀痕	(4985)

作者小传

【柯灵】(1909~) 本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三、四十年代主要在上海从事进步报刊的编辑与电影、戏剧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文汇报》主笔，1948年去香港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50年代以来长期在电影界工作，文学创作亦以戏剧、电影文学剧本为主，但同时也写作了大量杂文和散文小品。三、四十年代曾出版散文集《小朋友讲话》（上海新中国书局1933）、《望春草》（琳林书局1939）、杂文集《市楼独唱》（北社1942）、散文集《晦明》（文化生活社1941）。五十年代以来又出版了散文集《遥夜集》（作家出版社1956）、杂文集《暖流》（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散文集《香雪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长相思》（香港三联书店1981）及《柯灵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柯灵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等。早期杂文多抨击病态社会，笔锋犀利；散文则多取材于身边见闻，而有深远的寄托；两者均注重文字的锤炼与意境的追寻，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望 春

——龙山杂记之六

离开龙山，又是一度月圆。小巷寂静的生涯，已渐觉相安若素；而且俗务困人，每天被琐屑的工作缠绕，也不复再有余裕坐对幽窗，悠然作遐想。只是龙山的望春花，至今还频来相扰，使人难忘。

龙山山腰的宿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种着两树高大的梧桐，三四棵矮小的黄杨，一株望春花。我迁入宿舍的时候，正是风雪连天的寒冬，梧桐早已落叶，望春花也只剩着疏落的空枝；唯有终年常青的黄杨木，还透着几分生意。时节推移，渐渐由冬转春，气候虽已日渐暖和，大地却还沉睡未苏；第一个泄露了春讯的，就是那一树望春。草末曾茁青，树没有抽芽，望春花却在濯濯的枝头，开起了满树银白的花蕾。宿舍里深通世故的女佣，有意无意地说：“望春花开了，春天就快要来了！”

从那时起，不知为什么，我对这满树含苞的望春花发生了好感；而且有些为它杞忧。一天早晨，和同居的朋友在院前小立，我说：“望春花开得这样早，怕等不到春事烂漫，就要零落了吧！”朋友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外，他

望
春
花
的
生
涯

自己却已经憔悴，在春阳温暖的怀中，作了个含泪的微笑，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我立下心愿要为望春抒写。但只限自己才分太浅，几回铺笺，几番搁笔，我终于没有写成。

人事倥偬，如今我已离开了龙山，望春花的故事却依然频来相扰，甚至梦见她化为白衣的少女，宛转轻愁，促请我对她践约。几日以前，因事偶上龙山，便中去看看院前的望春，现在已经是绿叶成荫，迥非往日的丰姿了。我想，望春有知，对那过去的旧梦，怕也早如隔世，淡然忘却了吧？果然，那么我的心愿，这样也就算偿了！

1931年5月18日，于古资福庵

夜 行

夜静，灯火阑珊，从热闹场中出来，踽踽独行，常感到一种微妙的喜悦。

街上清冷，空远辽廓，仿佛在寂寞秋江，泛扁舟一叶；偶然有汽车飞驰而过，又使你想到掠过水面的沙鸥。而街角远处，交通灯的一点猩红，恰似一片天际飘坠的枫叶，孤零零地开在岸畔的雁来红。

上海的白昼汹涌着生存竞争的激流，而罪恶的开花却常在黑夜。神秘的夜幕笼罩一切，但我们依然可以用想象的眼睛看到这人间天堂的诸种色相。跳舞场上这时必是最兴奋的一刻了，爵士乐缭绕在黝黯的灯光里，人影憧憧，假笑佯欢的。靠着舞客款款密语；寻花问柳的，感到了女性占有的满足。出卖劳力的，横七竖八地倒在草棚里，无稽的梦揶揄似的来安慰他们了；多美，多幸福，那梦的王国！而有的却在梦里也仍然震慑于狞恶的脸相，流着冷汗从鞭挞中惊醒。做夜工的，正撑着沉沉下垂的眼皮，在嘈杂的机械声中忙碌。亡命与无赖也许正在干盗窃和掠夺的勾当，也许为了主子们的倾轧，正在黑暗中攫取对手的性命。也许有生活战场上的败北者，怀着末路的悲戚，委身

于黄浦江的浊流，激起一阵小小的波浪以后，一切复归宁静。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灯光如豆的秘密所在，还有人为了崇高的理想，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中间不幸的，便在星月天光的郊外受着惨毒的死刑。……

你可以这样想象，事实上正在这样搬演；但眼前展现的，却是一片平静。——人海滔天，红尘蔽日的上海，这是仅有的平静的一刻。

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云影天光，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虽然路上人迹稀少，可是你绝不会因此感到寂寞。

坐在清冷的末班电车上，常常只有三三两两晚归的乘客，神态逸豫，悠悠对坐，仿佛彼此莫逆于心，不劳辞费。卖票员闲闲地从车座底下拿出票款，一堆堆闪亮的银角，暗黄的铜板，耐心地点着数，预备进了厂就赶快交帐，回家休息。偶尔在无聊中闲谈起来，随随便便，仿佛大家本来就是相熟的朋友；卖票人与乘客在白天那种不必要的隔膜，此刻是烟消云散了。

拖着空车的黄色车夫施施而行，巡捕静悄悄地站在警亭下，也不再对车夫怒目横眉，虎视眈眈。看到这种彼此相安，与世无争的境界，我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跑上去跟他们攀谈几句，交换一点无垢的安慰，倾诉一点歆慕的心情。

要是腹中空虚，可以随意跑进一家小铺子里去当一回座上客。铺子是小的，店堂湫隘腌臢，花不了多少钱，却

完全可以换得一饱。这里没有什么名贵西餐，满汉酒席，苏扬细点，山珍海馐，精致美味；但你去看看周围的食客，一碗牛肉汤，一碗阳春面，有的外加二两白干，浅斟细酌，品味着小市民式的富足。面对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你会不由得从心里尝味到一种酸辛苦涩而又微甘的世味，同时想起那俗滥的诗句，真的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

浏览一下铺面的景色，又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古朴的陈设，油腻破旧的桌椅，蓝边大碗，寿字花的小酒盅，壁上威武的关公画像，砧板上雪亮的刀子，红色的牛肉，炉灶上熊熊的火光，在满是油污的伙计脸上闪烁，实大声洪的大声叫唤。……这光景会使你自然地想到《水浒》里描写的场面，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

尔虞我诈的机心暂时收敛了，残酷的杀伐挂起了短期的免战牌。

夜深沉，上海这个巨人睡熟了，给了我们片刻的安静。但我们期待的，不是这种扑朔迷离的幻境，而是那晨曦照耀的黎明。

1935 年

夜行

